

论 彝 语 支

戴庆厦

一、彝语支的语言学涵义

彝语支是汉藏语系语言分类的名称。它指按谱系分类法分出的一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言。英文一般用 *Yi branch* 或 *Lolo branch*。

彝语支在汉藏语系内属于第二层次。它的上一层次是藏缅语族 (*Tibeto-Burman group*)，与其属于同一层次的语支有藏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等。由于它与缅语支最接近，所以，许多学者主张二者合为一个语支，称缅彝语支 (*Burmese-Lolo branch*)。彝语支所属语言有彝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怒语 (碧江)、嘎卓语等，有的人认为白语、土家语也属这一语支。由于彝语是这一语支中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且有古代历史文献的语言，所以这一语支语言以“彝”作为语支的名称。

从地理位置上看，彝语支语言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用人口约有 910 万余人 (1990 年)。此

外，在缅甸、越南、泰国、老挝等国也有分布。彝语支语言处于藏缅语族语言的南端，与缅语支、景颇语支语言分布地区最接近。属于彝语支的各个民族分布的基本特点是大块杂居、小块聚居。彝族分布最广，在其他几个民族的部分地区都有分布。此外，其他民族也有杂居情况，如部分傈僳族与怒族、纳西族杂居，部分哈尼族与拉祜族杂居等。

就族源来说，彝语支各民族是古代氐羌人的后代，其先民是古代氐羌部落的一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分化为今日彝语支的各个民族。从今日各个民族称谓的同源关系上，仍能证明这些民族的亲缘关系。如 $no^{33} su^{33}$ “彝”的 no^{33} 、 $na^{33} \phi i^{33}$ “纳西”的 na^{31} 、 $xa^{31} ni^{31}$ “哈尼”的 ni^{31} 、 $nu^{35} su^{55}$ “怒”的 nu^{35} 都是同一名称的不同变体。

二、彝语支的语言学根据

彝语支之所以能成为藏缅语族的一个独立语支，主要是由亲缘关系的相互性决定的。比较这些不同的语言，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不仅基本特点相同，存在同源关系，而且在发展上大致处于一个相同的阶段。

（一）语音方面

1. 从语音系统上看，彝语支语言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声母比韵母、声调发达。声母最多的如怒语（50个）彝语（43个）。多数语言清浊对立严整，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都分清浊两类。除彝语、纳西语有鼻冠浊音，基诺语有 ɲ 的复辅音声母外，声母一般由单辅音构成。韵母主要由单元音组成，除个别语言外，大多无复合元音韵母和带辅音尾韵母。⑤多数语言的韵母分松紧两类。松紧的对立出现各种伴随特征，如声调的变化、舌位的变化、长短的变化、带喉塞尾的变化等。⑥声

调的基本特点是数量少，调型比较简单，无曲折调。⑦音节结构形式比较简单。主要有两种：辅音 + 元音 + 声调；元音 + 声调。⑧由于声母和韵母大多为单个音素，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因而声母、韵母的数量同辅音、元音的数量大致接近。

2. 在一些主要特征上，彝语支诸语言存在共同的发展趋势。例如：声母清浊对立出现向不对立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变化存在两种不同的途径：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是消失浊的保持清的；在鼻音、边音上是消失清的保持浊的。清浊对立消失后，在声调上仍保留有痕迹。这种发展趋势在不同语言里发展不平衡：有的表现为语音系统中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或清的鼻音、边音声母的消失；而有的表现为一部分具体词里浊声母转化为清声母或清声母转化为浊声母，但在语音系统中仍保留清浊两类声母的对立。

彝语支的松紧元音有着共同的来源，都是由韵母的舒促演变来的。即：促声调丢失塞音韵尾后，元音变为紧元音；这种紧元音就与舒声韵的松元音构成松紧对立。在一些语言里，紧元音已出现松化的趋势。松紧对立消失后，有的语言转为不同舌位的元音（如彝语、哈尼语豪尼话），一般是紧元音的舌位变化（如 *o*、*o* 变为 *u*、*o*）。有的语言用不同的声调来取代，如傈僳语的中平调紧元音松化后，声调由中平变为高平或高升。但松紧的发展不平衡：有的语言松紧对立已完全消失（如纳西语），有的语言只出现在少数元音上（如彝语），有的语言只在少数词上出现松化现象（如傈僳语、拉祜语）。

彝语支的声调都具有重要的区别意义的功能，在语音的变化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声调的演变大都与元音的松紧（如拉祜语）、声母的清浊（如傈僳语）、送气不送气（如拉祜语）有密切关系。

3. 彝语支诸语言之间存在明显的语音对应规律。在这些语

言之间，彝语和傈僳语、嘎卓语，拉祜语和哈尼语、基诺语的关系更为接近。纳西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稍远些。从声、韵、调的对应情况看，声母对应的规律性较强，声调次之，韵母对应较复杂。

语音对应条件是声、韵、调互为条件。声母对应的特点与声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是，如果声母的对应属于不同的发音方法，如清浊对应、送气不送气对应，则对应条件和声调、元音松紧有关；如果声母的对应是发音部位的不同，则对应条件与元音的舌位特征有关。如拉祜语的鼻音在彝语里一部分与浊鼻音对应，一部分与清鼻音对应，不同的对应声调上能看出条件。

拉祜语	彝语	汉义
浊鼻音、低降调	浊鼻音、中平调	
no^{31}	nu^{33}	你
na^{31}	na^{33}	病
浊鼻音、中平调	浊鼻音、中平调	
ni^{33}	$a^{33} ni^{33}$	红
na^{33}	na^{33}	问

韵母的对应情况比较复杂，对应条件零散。大致看来，韵母对应条件与声母的发音部位、声调的不同有密切关系。如哈尼、傈僳、拉祜等语言的松紧元音对应大多是松对松、紧对紧。但也有少数是紧对松，其对应声调上可看出条件。例如：

紧对紧 低降	低降	低降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汉义
mu^{31}	mo^{31}	mu^{31}	薅
pe^{31}	phe^{31}	phe^{31}	吐
紧对松 低降	高平	高升	

tsa ³¹	tsa ⁵⁵	tsa ³⁵	接
na ³¹	ne ⁵⁵	na ³⁵	深

高低元音的对应，可以从声母上找出条件。如彝语的 *i* 和哈尼语的 *o*、*a* 对应，哈尼语的声母大多是双唇腭化音和舌尖音。

例如：

彝语	哈尼语	汉义
dzai ³³	bja ³¹	蜂
ni ³¹	mjo ³³	熟
ni ³¹	no ⁵⁵	闻

声调的对应主要与声母的清浊、送气不送气、元音的松紧有关。如哈尼语的中平调在傣僳语里分为两个调：出现在中平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高升调上的是清声母。例如：

	哈尼语	傣僳语	汉义
浊声母 {	no ³³	ni ³³	日
	ba ³³ la ³³	ha ³³ ba ³³	月亮
清声母 {	tɕhe ³³	tshe ³⁵	尖
	xu ³³ ts a ³¹	he ³⁵	鼠

(二) 词源方面

彝语支诸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在 2060 个常用词中（不包括新借词）约占 15%~20% 左右。纳西语同其他语言的同源词少些，同源词约占 15%。这个比例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算是较高的。

在同源词中，大多是最基本、最常用的基本词汇。如：

人体名称：身体、眼睛、鼻子、耳朵、手、手指、肝、胆、肠、皮、血、毛、眼泪、脑髓。

亲属称谓名称：母、子、弟、孙、侄、媳、岳父、岳母、男人、女人、朋友。

动物名称：牛、黄牛、马、猪、羊、狗、虎、象、鹿、麂

子、熊、猴子、豪猪、水獭、鸡、兔、鹰、蚂蚁、虱、跳蚤、蜂、鱼、蛙、翅膀、角、尾。

植物名称：叶、种子、树、松树、花、谷子、糯米、小米、豆、莽、棉、糖、蕨菜、姜、蒜、辣椒、果子、桃子。

生活用品名称：裤子、包头、项圈、手镯、戒指、布、针线、枕头、梳子、碗、筷。

自然现象名称：天、太阳、月亮、星、风、雷、雨、地、金、银、铜、铁、石、火。

动物行为名称：上、起、站、来、睡、醒、飞、穿、盛、煮、炒、停、浮、洗、晒、杀、牵、包、断、分、偷、吃、喝、咬、吹、嗽。

性质状态名称：红、黄、黑、公、母、大、老、热、冷、软、重、多、少、苦、甜、酸、饱、穷、长、厚。

数量名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年、月、日、堆、包。

不同源的大多是一些不常用的、比较抽象的词，或一些文化词。以上所列的同源词，有力地说明彝语支诸语言亲缘关系的相近性。

下面举几个例子。

彝	傈僳	哈尼	拉祜	纳西	怒	基诺	汉义
lo ⁵⁵	lɛ̃ ³¹ phe ³⁵	a ³¹ la ³¹	la ³¹	la ³¹	la ⁵³	la ⁵⁵ pa ⁴⁴	手
sɿ ³³	sɿ ³¹	sɿ ³¹	sɿ ³¹	sæ ³³	sui ⁵⁵	a ⁴⁴ fi ⁴⁴	血
a ⁴⁴ mo ³³	a ³³ ma ³³	a ³¹ ma ³³	a ³¹ ne ³¹	a ³¹ mo ³¹	a ³³ m ³¹	a ⁴⁴ mo ³³	母
zu ³³	za ³¹	za ³¹	ɔ̃ ³¹ a ³¹	ʔ ³³	za ⁵⁵	ʔ ⁴⁴ jo ³¹	子
mu ³³	a ⁵⁵ mo ³¹	mo ³¹	i ³⁵ mu ⁵³	ʔo ³³	mɿ ⁵⁵	mjo ⁴⁴	马
vo ⁵⁵	a ⁵⁵ vɛ̃ ³¹	a ³¹ ʎa ³¹	va ³¹	bo ³¹	va ⁵³	va ⁵⁵	猪
khui ³³	khui ³¹	a ³¹ khui ³¹	phu ³¹	khui ³¹	khui ⁵⁵	khui ⁴⁴ jo ⁴⁴	狗
nu ³³	no ³³	a ⁵⁵ nu ³³	no ⁵³	nu ³¹	nu ⁵³	na ³¹	豆

dʒi ³³	be ³³	bjo ⁵⁵	no ³¹	mbi ³¹	bia ³³	ple ³¹	飞
tu ³¹	tu ³³	thu ⁵⁵	tu ³³	tu ³³	ta ³¹	tho ³³	起
a ⁴⁴ no ³³	ne ³³	na ³³	na ⁵³	na ³¹	na ⁵³	a ⁴⁴ na ³¹	黑
ŋi ³¹	ni ³¹	ŋi ³¹	ni ⁵³	ni ³¹	m ⁵⁵	ŋj ⁵⁵	
ŋu ³³	ŋua ³¹	ŋa ³¹	ŋa ⁵³	oa ³³	ŋa ⁵⁵	ŋo ⁴⁴	五

同源词中，大多是词义和用法基本相同的。但也有一些意义范围大小不同的，如彝语的 ndu³³ 和哈尼语的 du³¹ 是同源词，但前者只用于“挖（洞）”，而后者用于各种“挖”。有的用法不同，如拉祜语的 lo⁵³“龙”和哈尼语的 lo³¹ 是同源词，但前者能单用，后者不能，只用于 lo³¹ xu³¹“龙年”中，单用是 be³³ jo³¹“龙”。还有少数同源词，意义已变得不相同。如哈尼语的 lo⁵⁵“热”，傈僳语的 le³³“温”。

（三）语法方面

彝语支诸语言的语法特点有很大的一致性，差异很小。

1. 在词法上，形态变化均不丰富，区别词类的特征主要是词义和词的结合功能。各语言词类的划分情况大致相同。各个词类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拿动词来说，都有态、式、体等语法范畴。其中，除少数使用语音交替、重选等形式表示外，大多用助词表示。动词缺少附加成分是动词的重要特点之一。使动范畴的语法形式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其中分析式使用得比较普遍。屈折式的语音变化以声母的清浊变化为主，其中浊声母表自动，清声母表使动。例如：

	自动词		使动词	
彝 语	bi ⁵⁵	出	pi ⁵⁵	使出
拉祜语	do ³¹	喝	to ³³	使喝
傈僳语	do ³¹	喝	to ³³	使喝
拆 怒 语	di ³³	开散开	ph-di ³³	

又如量词。诸语言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的作用不仅仅是计量，有的量词还兼表事物的形状和动作行为的状态。如纳西语的 kd^{31} “条”，用来表示长条形物体的量， phe^{55} “块、张”用来表示块状物体的量。从来源上看，许多量词是借用其他词类的。其中以借用名词的为最多，动词次之。借用的方式，有的借自同它结合的名词，这类量词数量最多。有的借自另一名词，大多是容器名词、形状有特点的名词、能施行某种动作行为的名词等。

2. 在句法上，彝语支诸语言都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种句子成分。语序比较固定，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基本语序一般是：主语 + 宾语 + 谓语；主语 + 间接宾语 + 直接宾语 + 谓语；名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名词中心语 + 数量词修饰语；名词中心语 + 形容词修饰语（形容词加助词后能置于名词之前）；代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数量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动词中心语 + 动词补语；动词中心语 + 形容词补语；形容词中心语 + 形容词补语。

疑问方式主要有三种：在句子里用疑问代词；用肯定加否定的谓语；加表示疑问的疑问代词。

连词不甚丰富，复句中不用连词的情况比较多。连词的位置在两个分句的中间比较常见，很少有放在前一分句开头的。

3. 构词法也基本相同。都有句法构词和形态构词两种，其中以句法构词为主，是创造新词的一种重要手段。形态构词在各语言都不太丰富，而且系统性不强。四音格词很丰富，是句法构词中的一种特殊的构词格式。

句法构词都以修饰关系和支配关系为主，并列关系和主谓关系较少。修饰关系的复合词有：名词素 + 形容词素（修饰）→ 名词；名词素（修饰）+ 名词素 → 名词；动词素（修饰）+ 名词素 → 名词。支配关系的复合词是：名词素 + 动词素（支配）→ 名

词。

形态构词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附加构词，前缀以附加在名词、形容词词根前的为多。后缀以附加在名词词根后的为多，大多未完全抽象化，多少带有词根的特点，表示多数、阴性、阳性、小等方面的意义。变音构词不多，以变声母的为多，其次是变声调，变韵母的较少。表示的语法意义有使动意义、复数等。

在各类词中，形容词的重选现象比较普遍，重选后主要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的加深。

四音格词分布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中，其中以动词、形容词为多。从语音形式上看，常见的有 AABB、AB-AB、ABAC、ABCD、ABCB 等五种类型。从意义上看，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1）四个音节是一个整体，分开了没有意义。（2）可以分开，分开后一部分有意义，一部分没有意义。（3）可以分开，分开后都有意义，有的是两个词，有的是四个词。从语法关系上看，主要有重选和并列两种形式。

三、彝语支在藏缅语研究中的地位

藏缅语族语言数量多，情况复杂。由于语言和社会发展的各种原因，不同语言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保留古代语言特点多些，有的少些。从地理位置上看，分布于北部的语言如嘉戎语、羌语、独龙语等，在许多方面保留了古藏缅语的特点，如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韵尾，没有声调或声调不发达，动词有丰富的形态变化，量词不发达等；而位于南部的彝语支语言则正相反，缺少复辅音声母，韵尾不发达，声调有一定的发展，动词的形态变化少，量词比较丰富等。这就是说，在许多重要特点上，彝语支语言比其他语支语言发展快，变化较大，保留古藏缅语的特点相

对少些。这对于研究藏缅语的发展趋势具有特殊价值。通过彝语支与北部语言的比较，能够认识藏缅语发展的趋势。彝语支语言在哪些特点上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式与条件是什么，原有的特征消失后（如复辅音声母、韵尾）靠什么来补偿，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彝语支语言的特点虽然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但仍保存一些古代藏缅语的特点，如鼻冠音声母、动词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量词的原始形式（对称反向型），这对于藏缅语的研究以至汉语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彝语支语言语种多，方言情况复杂，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发展不平衡，存在许多不同的特点。通过语言之间、方言之间的比较，能够求出许多新的语言规律，这对于发展藏缅语语言学的理论是非常有用的。以松紧元音特征来说，彝语支语言中既有松紧严整对立的语言（如哈尼语），又有松紧对立不严整，处于逐渐消失的语言（如凉山彝语、哈尼语豪尼话），还有松紧对立已完全消失的语言（如纳西语），而且不同类型的语言还出现各种不同的伴随现象。通过语言（方言）比较，可以求出松紧元音从对立到不对立的发展规律，看到这一变化所引起的声母、声调、元音舌位等方面的变化，从而进一步认识语言变化中主要特征与伴随特征的相互关系。

彝语支诸语言分布地区广，不同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在民主改革之前，有的民族（如基诺族）还保留原始社会的某些残余，有的民族（如凉山彝族）处于奴隶制阶段，而有的民族（如哈尼族）已进入封建社会。有的民族有历史悠久的古文字（如彝族、纳西族），有的民族（如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有新创文字，而有的民族（如怒族）没有文字。各个民族内部还分不同的支系。这些复杂的人文情况对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都起着制约的作用。所以，彝语支语言中蕴藏着大量的社会语言学资料，是研究语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宝地。

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育现状与发展前瞻

普忠良

语言关系是我国民族语言学科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各民族相互往来，共同生活，形成了双语和多语并存的现象，特别是少数民族成分众多的西南地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汉族与各民族之间长期交往，语言关系更是复杂多样。在复杂多样的语言关系中，双语关系，尤其是汉语与民族语的双语现象最为普遍。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双语关系，对于我国民族地区科学文化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对于各民族的团结及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双语现象的研究向来就是有关专家学者和民族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拟对我国彝族地区的彝汉双语教育和发展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我国彝族分布特点和社会语言状况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世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 657 万人。其中云南有 405 万人，占彝族总人口的 61.5%；四川省有 178 万多人，占彝族总人口的 27.2%；贵州省 70 多万人，占彝族总人口的 10.8%；广西有

7000 多人 约占彝族总人口的 0.5%。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及路南彝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等 17 个自治州县是彝族主要聚居区。其余一般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贵州境内的彝族主要与汉、苗、回、布依、白等民族杂居; 云南的彝族主要与汉、傈僳、苗、白、壮、景颇、藏、纳西、哈尼等二十几个民族杂居; 四川彝族主要与汉、藏、纳西等民族杂居; 广西彝族少部分与汉、壮、苗等民族杂居。彝族多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 居住坝区或河谷地带的次之, 散居于城镇的较少。小聚居、大分散是我国彝族在地理分布上总体格局。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彝语是我国彝族使用的语言, 彝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 分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 6 大方言。有些方言内部还分次方言, 在方言或次方言下还分土语, 土语下还有次土语。各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别, 主要在语音和词汇方面, 语法结构差异较小。由于彝语方言多, 差别较大, 各方言之间难以用彝语交际。

彝族的社会语言使用情况与彝族的居住格局密切相关。从分布格局来看, 可分为聚居区、杂聚区和城区三种居住类型, 语言使用情况也相应地分为这三种使用类型。聚居区内的彝族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际, 在聚居区边缘地带的彝族主要使用本族语外, 与周边民族交际时使用周边民族语进行交际; 杂聚居的彝族在家庭内部使用本族语交际, 与杂居民族交际时则使用对方民族的语言或汉语; 居住在城区的彝族主要使用汉语交际, 家庭内以彝语或汉语交际。据抽样调查, ① 聚居区的彝族 99.94% 的人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 杂聚居区的彝族使用汉语者多, 有的地区除老年人外, 青壮年一般会说彝语而转用了汉语, 如云南省普

① C. D. 麦克康奈尔, 谭克让编: 《世界的书面语: 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卷第 1 册语言·文字), 拉瓦尔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洱、蒙自、开远、建水、镇雄、宣威和贵州的大方、毕节等县的部分地区即是如此。我国彝区的这种社会语言使用状况，决定了在选择彝族地区教学用语时，不能采取仅用汉语教学的单一的教学体制，而应根据不同地区语言使用类型的不同，同时考虑不同彝族地区的社会状况、经济发展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的影响，按照不同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施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双语教育模式。

二、我国彝区彝汉双语教学模式

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同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教育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状况的有效途径，即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推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双语教育体制。目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体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民族语文为主要教学语文，同时开设汉语文课；另一种是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语文，同时开设民族语文课。由于彝族与我国各民族地理分布上总体格局的一致性，我国民族教育“双语教育体制”的两种模式也同样适合在我国彝族地区“并行”使用。但由于分布在滇、黔、川、桂四省区的彝族在语言环境、地理状况、语言基础及群众意愿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省区根据各自的具体实际，即民族分布特点和语言使用状况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双语教学模式。依据我国彝区双语教学实施中各有侧重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两种主要模式。

（一）四川“并行”模式

这种“并行”模式主要适用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及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等大、

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并行”指的是这些彝族地区的中小学，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不同模式，或者以彝语文为主要教学语文，同时开设汉语文课（简称一类模式）；或者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语文，同时开设彝语文课（简称二类模式）。两种双语教学模式并举。

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拥有彝族人口 154 万人，占全国彝族总人数的 24%，占自治州总人数的 42.9%（全州共有 360 多万人）。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这个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彝族大多只通晓自己的母语。因此，早在 50 年代，根据凉山地区的社会语言实际，各级民族院校及部分民族中小学就实行了彝汉双语语文教学，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是未能普遍推行，基本上还是采用汉语文来进行教学。由于教学用语和学生的语言基础严重脱节，导致事倍功半，致使彝区教育质量不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彝语文教学又一次得到了恢复。1978 年秋，彝语文作为一门主科被正式列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中小学的教学课程。1980 年，国务院批准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1984 年，全省彝文教学工作会议根据彝区的特点，决定在彝族地区实行两种不同的彝文教学体制（双语教学）。1985 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根据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和讲求实效的原则，作出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彝族、藏族地区实行“各科用汉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民族语文课”及“各科用民族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汉语文课”的两种教学体制并举的方针。由此，凉山州的彝汉双语教学走上了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轨道，通过教学实践逐步摸索出了符合凉山彝族语言实际的两种双语教学模式“并行”的新路子。经过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和拓展，凉山州的彝汉双语语文教学“并行”体制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双语教学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基本上实现了“80 年代打基础，

90 年代初步形成两种体制并举”^① 的彝汉双语文教育的新局面。

(二) 云贵“试行”模式

云南省和贵州省都是我国西南各省中民族成分较多的省。彝族在这两个省内都有广泛的分布。两省共有彝族近 480 万人口，其中云南省为 405 万，占两省彝族总人口的 84%，贵州为 70 多万，占两省彝族总人口的 16%。虽然在人口比例上存在着差距，但两省彝族的分布特点都是小聚居、大分散。云南彝族除主要分布在两个自治州和 14 个自治县外，全省一百多个县市境内几乎均有广泛分布。贵州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等地区。

由于彝族六大方言在云南境内均有分布，方言间差别大，不同方言的彝族各说自己的话，互相间不能用彝语交际。同时，云南各地彝族因聚居或杂居不同，各地彝族人口数量多寡不同，以及所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语言间相互影响的大小也不同，特别是受汉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另外，不同地区彝族群众对语言使用及对彝族文字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此，“云南规范彝文”虽然已于 1987 年 5 月经省政府批准，但很难在全省范围内应用它来进行彝汉双语教学，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彝族聚居区内的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进行试验性推行。在试行中采用的是“双语教育体制”中的“二类模式”。即“以汉语文课为主同时开设彝语文课”的彝汉双语文教学。这是单一型的彝汉双语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目前在云南彝族地区还处于试验推行阶段，还未能形成从小学到初高中，高中到大学的“一条龙”的双语教学“惯制”，其试行范围仅限于小学阶段的辅助性教学、彝文师资培训和社会扫盲，办彝文夜校等。

贵州彝族所操的彝语虽然主要是东部方言，但在以威宁和赫

阿依：《凉山彝汉双语教育研究》（未刊稿），中央民族大学，1997 年。

章为代表的黔西北次方言及以盘县、兴仁等地为代表的盘县次方言之间，仍存在不小差别，两个次方言之间完全用彝语交际也存在困难。同时除黔西北次方言的威宁、赫章的彝族地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较为全面，而盘县次方言的大多数地区受当地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也很难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音点以规范彝文统一进行彝汉双语教学。因此，贵州省彝族聚居区的彝汉双语教学，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也采用了“以汉语文教学为主同时开设彝语文课”的彝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

云贵“试行”模式虽然在试行规模、试行程度和试行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别，但同处于试验或摸索中的彝汉双语教学阶段，还未能形成“惯制”。因此，要使云南和贵州两省彝区的彝汉双语文教学达到四川凉山的“并行”规模和效果，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从两省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试行”的“二类模式”彝汉双语文教学，还是比较适合两省彝区的实际情况的。有关部门应予以大力支持，逐步规范，使之在云贵彝区形成规模创出成效。

另外，分布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的近 7000 多彝族人民，长期与汉族、壮族、苗族等民族杂居生活，受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较深，汉语接受能力相对较强，学校教育基本上均用汉语文教学。后文就不再赘述。

三、彝区彝汉双语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师资队伍。我国彝族地区的“双语教学体制”虽然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但经过十多年来的耕耘和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为中国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四川彝区彝汉双语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

四川彝区自 1984 年在彝族聚居区（主要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确定实行彝汉双语教学“两种模式并行”方针后，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创业和摸索，在双语教学体制建设、双语教学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1. 彝汉双语教学初具规模，已初步建立起具有凉山特色的完整的双语教学体制。据统计，到目前（1997 年）为止，凉山彝区有二类模式小学 642 所，学生 44102 人，初中 68 所，学生 14457 人，高中 7 所，学生 1532 人，共有专任彝汉双语文教师 980 人。从 1984 年开始在聚居乡各科均以彝语文授课，同时开设汉语文课的中小学（一类模式），现在已在 8 个县 36 个乡铺开，共有小学 217 所，学生 10053 人，专任双语教师 294 人；初中 8 所，学生 1221 人，高中 2 所，学生 386 人，专任双语文教师 113 人。全州开展彝汉双语教学的中小学人数计达 82880 人，占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的 39.57%。^①已基本形成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的两类体制“并行”的教育模式。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四川彝区双语教育的“双语教学，两类模式、两次合流，以乡规划，20 年分三步走”^②的发展思路。即“在凉山绝大多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实行汉语文和民族语文同时使用双语文教学，根据语言环境、群众意愿和办学条件采取开设彝语言课和举办彝语文中小学两类模式；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阶段两类模式可以根据语言转化和学生意愿进行相互渗透以拓宽升学和就业渠道；小学以乡规划，初中以县规划，高中以州规划，大专以省规划；从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大约二十年时间内分为恢复探索、初步‘通车’、

阿依：《凉山彝汉双语教育研究》，1997 年 4 月。

潘正云、马文华：《凉山州彝汉双语教学发展综述》，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 年（第 18 卷）增刊。